

SHI JIE WEN HUA MING REN WEN KU JING XUAN XI LIE

SHI JIE WEN HUA MING REN WEN KU JING XUAN XI LIE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劳伦斯散文随笔集

花季托斯卡尼

黑马
译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

花季托斯卡尼

——劳伦斯散文随笔集

黑 马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托斯卡尼: 劳伦斯散文随笔集/ (英) 劳伦斯著; 黑马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2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ISBN 7-5043-34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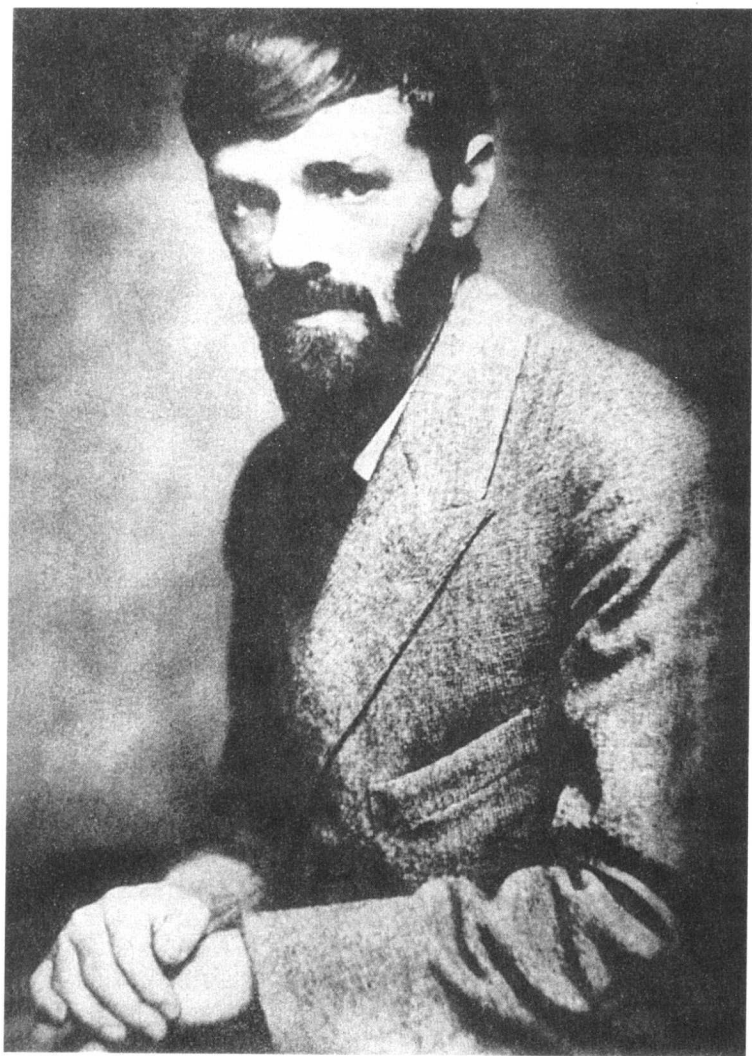
I. 花… II. ①劳… ②黑… III. ①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749 号

花季托斯卡尼——劳伦斯散文随笔集

翻 译:	黑 马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432-4/I·47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劳伦斯像

foolish, so wasteful, never at peace with himself. And now where would he go? And what did he care that he wasted her? He had no religion - it was all for the momentary attraction that he cared, nothing else, nothing deeper. Well, she would wait and see how it turned out with him. When he had had enough, he would give in, and come to her.

He shook hands and left her at the door of her Cousin's house. Then he turned away, he felt the last shelter for him had gone. The town, as he got upon the car, stretched away, over the bay of railway a level frame of ~~many~~ lights. Beyond the town the country, little jumping spots for more towns - the sea - the night - on and on! And not a place for him! 'Wherever spot he stood on, there he stood alone. From his breast, from his mouth sprang the endless space - and it was there behind him, everywhere the people hurrying along the streets offered no obstruction to the vast space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They were small shadows whose footsteps and voices could be heard. But in earl of them, the same night, the same silence. He got off the car. In the country all was dead still. Little stars shone high up, little stars ~~shone~~ ^{glowed} far away below, in the floodwaters, a permanent ~~silence~~ ^{silence}. Everywhere the vastness and terror of the immense night which is roused and stirred for a brief while by the day, but which returns, and will remain at last eternal.

ing everything in its silence and its living bloom. There was no time, only
e. Who could say his mother had lived and did not live? She had been
one place, and was in another, that was all. And his soul could not leave
, wherever she was. Now she was gone abroad into the night, and he was
her still. ~~They were together~~ But ~~there~~ ^{there} was his body, his chest that clung
to the stile, his ~~hands~~ ^{hands} on the wooden bar. They seemed ~~forever~~ ^{something} ~~to be~~
is he! - one long upright ^{reach} ~~length~~ of flesh, less than ^{an ear} ~~of~~ wheat bent in
it, left standing when ~~everything~~ ^{everything} else is gone, and ~~nothing left~~ ^{nothing left}. He could
it. On every side the immense dark silence seemed pressing him
tion, and yet, ~~being~~ ^{about nothing} ~~space~~, he could not be extinct. ~~There were~~ the Night
everything was lost, breaching out beyond stars and sun. Stars and
a few bright grains, spinning round for terror and holding ~~on~~ each other's
ambience, there in a darkness that outpassed them all and left them long
and demented. So much, and himself, infinitesimal, at the core, ~~surrounded~~ ^{surrounded} a
nothingness, and yet not nothing. ~~He was~~ ^{He was} ~~lost~~ ^{lost}.

"Mother!" he ~~perished~~ ^{whispered}, "mother!"
She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held him up, himself, guided all this. And she was
gone, intermingled herself! He wanted her to ~~come back~~ ^{help him, but she had already written}
~~come back~~ ^{help him, but she had already written}

But no, he would not ^{give in} ~~submit~~. Turning sharply, he walked towards the low ~~land~~ ^{humming} of the city's gold phosphorescence. His fists were shut, his mouth set fast. He would not take that direction, to the darkness, to follow her. He walked towards the faintly humming, glowing town, quickly.

感动与坚持（代译序）

1982年那个秋天里，在闽江畔生满龙蛇兰的山上，一片南国的秋光秋色中，我考虑再三，选定劳伦斯做硕士论文，还要译几部他的作品。从那时起，翻译劳伦斯之于我，绝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工作。我为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毕业之后，长时间在单身破楼中偃蹇，那一个个汗流浹背的夏夜和北风刺骨的冬夜，多是伴着劳伦斯的作品在清灯下浑然不知冷热地度过的；万事忙万事俗的中年仍然译笔不辍。我在坚持中实现了弱冠之年的一个理想。但我更感谢劳伦斯文学为我提供了一片绿地，让我得以摆脱汹汹尘世的纷扰，遨游在一个文学大师的精神世界里，逐字逐句地揣摩他字里行间隐匿的创伤与情结，会心之顷便随之怅然、悲悯、同情，顿悟之时便击节便感慨。

感动。归根结底是这种感动激励着我不断地翻译劳伦斯的作品。这种支撑我的感动来自劳伦斯作品中流溢着的对他的祖国和土地深深的眷恋之情，来自劳伦斯纯真的艺术良心和人格。

劳伦斯爱他的英格兰，爱得苦，爱得心酸。但他却不可救药地成了英国的逐客。首先，他的文学理念和对事物艺术的省察与表达是不见容于彼时的英国社会主流的。那种难得

宽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伦理观，那个特殊战争年代里对个性的扼杀，是容不得半点浪漫情怀的。生活在彼时的英国就意味着泯灭个性。劳伦斯的小说一再遭禁，作品甚至难以在英国发表了。而以他的矿工家庭出身，以他对文学朴素的理念，他又注定无法与以英国艺术中枢自居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智识精良们沟通。这个时常一身褴褛的小镇青年，其充满血性的言谈，磊落奔放的举止，在贵族气的罗素、福斯特、凯恩斯们眼中既有其青春勃发的可爱一面，又有缺少教养憨态十足的一面，因而得到的是居高临下的温雅怜悯，甚至不乏轻蔑（罗素日后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福斯特成为声名显赫的文豪，凯恩斯则是身居英国财政大臣要职的经济学泰斗）。但劳伦斯不想附骥，不甘雌伏，决不想为了“打入”那个高雅的圈子而攀附和逢场作戏。因此他得不到文坛的吸纳。有文学史家评说，因为与这个把持英国文学报刊的圈子不睦，劳伦斯损失惨重，其被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一代。这是“文人相轻”的典型例子，令人无奈、扼腕。剑桥-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固然尊贵高雅，但终归是高处不胜寒。

劳伦斯命中注定要浪迹天涯，但怀揣着的是他的祖国，是他的诺丁汉矿乡，是心灵上的创伤与情结。在他的散文《归乡愁思》和《诺丁汉矿乡杂记》中，这种情愫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动容。

离开英国四年后，当轮船驶近普利茅斯湾时，劳伦斯望到了灯塔的微光。此时他这个“灵魂已死的男人”心情如何呢？“我决不佯装我心已死。不，它就在我胸中爆裂着。‘这是我的，我自己的故土！’天呢，那灯光之后是什么啊！”他几乎是被逼出了英国，可又永远心系故土。而一旦踏上祖国

的土地，他又禁不住发出一阵阵反讽的声音。但你会感到他那尖刻的言语背后拳拳的爱心，其爱至深，其言才苛。他不是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不要替它粉饰太平。他对英国一无所求，只有刻骨的爱。仅仅因为这是他的故土。天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痛，怎样的苦。

就在他客死他乡前一年，他饱含深情写下了《诺丁汉矿乡杂记》。这种“深情”是我读出来的，而劳伦斯的笔调仍是那么冷静、苛刻甚至反讽。这就是劳伦斯式的爱：心在为之爆裂，淌出的却不是热血，而是冷冷的溪流。他的爱永远也得不到回应，人也永远回不到他苦恋着的英格兰了，他只能凭着眼遥望他的故乡，仍以主人翁的姿态苛评英国的种种弊端，为他善良纯朴的乡亲做精神上的祈祷。“多好的风水，多好的风水啊！”这是他病入膏肓之际，心在故乡徜徉时发出的招魂之声。那好风水不再，那自然美好的人性不再，我们只有在劳伦斯的散文中领略这一切了。

同样来自小城的底层，同样选择了文学作为精神的支撑，同样靠回忆和写作重温童年生活、替消逝的故乡“转灵”，翻译劳伦斯的作品时我会生出更多的感动和共苦(commiseration)。

感动，翻译，写作，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

本书中的法文和意大利文承蒙中央电视台法、意文专家李莎·卡尔杜齐博士(Dr. Lisa Carducci)译成英文，由译者转译成中文；中央电视台英文专家麦克·哈罗德先生(Michael Harold)对一些文章中的难点予以释疑。在此，笔者特致谢忱！

黑 马

1999年8月

目 录

感动与坚持（代译序）

夜莺.....	(1)
鸟语啁啾.....	(9)
花季托斯卡尼	(14)
还乡	(32)
诺丁汉矿乡杂记	(46)
自画像一帧	(56)
归乡愁思	(62)
乏味的伦敦	(72)
爱	(76)
性与美	(84)
无人爱我	(91)
与音乐做爱.....	(101)
恐惧状态	(109)
妇道模式	(117)
为文明所奴役.....	(122)
英国还是男人的国家吗?	(128)

女人会改变吗?	(132)
女丈夫与雌男儿	(138)
唇齿相依论男女	(142)
艺术与道德	(161)
直觉与绘画	
——《D.H. 劳伦斯绘画集》自序	(170)
淫秽与色情	(215)
书谈	(233)
道德与小说	(239)
小说与感情	(246)
关于小说	(253)
小说之未来	
——为小说开刀或掷一颗炸弹	(270)
小说何以重要	(278)
《三色紫罗兰》自序	(287)
《恋爱中的女人》自序	(293)
为《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296)
 劳伦斯生平创作年表	 (334)

夜 莺

托斯卡尼 (Tuscany)^① 夜莺遍地，在春天和夏天里，夜莺歌唱个不停，除了夜半和中午。早上四点，微熹中，就能听到它们在通往小溪的山坡上茂密的小树林里又开始歌唱了，那里的银杏树悬在一块石头上方。“哈罗！哈罗！哈罗！”一只夜莺高叫着，这是世界上最为清亮的声音了。每次你听到它，你都会感到惊奇，而且必须得承认，是一种震撼，因为这叫声是那么清越，那么华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夜莺在那儿，”你自言自语。它在半明半暗的黎明中吟诵，似乎是星星在小小的树林中蹿动，越入朦胧的晨光中去藏身，变得销声匿迹。可是日出后那歌声依旧回响着，每次你倾听它都为之一振并猜想：“为什么人们说它是一种悲伤的鸟儿？”

在鸟儿的王国中，夜莺最为聒噪，最为轻率，最爱喧哗也最为活泼。约翰·济慈 (John Keats)^② 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 以这样的诗句开头：“我心疼痛/我的感官沉

① 意大利一地区，重要城市为佛罗伦萨。

② 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1795 ~ 1821)。

迷麻木。”对任何一个熟知夜莺歌唱的人来说，济慈何以这样开始他的诗，实在是个谜。你听夜莺那银铃儿般的叫声：“什么？什么？什么？特—拉—拉！特—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希腊人说，他/她是在灌木丛中为失去的爱人啜泣。“喳—喳—喳！”中世纪的作家们说，这声音说明夜莺喉咙中闪电的火球在滚动。这野性圆润的声音，比孔雀尾巴上眼睛似的翎斑更有意蕴：

这欢快的棕色夜莺，多情的夜莺，
对伊特利斯激情骤减。

人们说，那“喳—喳—喳”声是她在啜泣。他们如何听得出这层意思的，这还是个谜。我不知道，听到过夜莺“啜泣”的人耳朵是否长倒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雄性的声音，一个颇具张力、丝毫不打折扣的雄性声音。这是一种纯粹的声明。没有一丝一毫的回音和空洞的回声。一点都不像空洞低沉的钟声！这世上再也没有如此不凄凉的声音了。

或许就是这令济慈立时感到凄凉。

凄凉！这个词恰似钟声
教我离开你独自孤寂！^①

① 见济慈《夜莺颂》。中译文参考了朱维基先生的译文（上海译文社1983年版）。以下济慈诗的译文均同上。

或许原因在于此。他们因此都将灌木丛中夜莺的歌唱听成了啜泣，而任何诚实的人都会觉得那是小天使银铃儿般的叫声。可能正是因了看法不同，才有了听觉上的不同。

不夸张地说，夜莺的歌声是如此清越生动质朴，令听者伫立。这种美妙的叫声交织着清脆的感叹，一定是天使们降生的头一天里发出的，是天使们出世后无意识中发出的。其时，天堂里一定回荡着天使之声的交响：“哈罗！哈罗！看啊！看啊！看啊！是我！是我！多么美妙！”

就为这纯粹美妙的宣告：“看，是我！”你也要倾听夜莺的叫声。同样是宣告什么，其视觉的完美要看孔雀开屏。世上万物，数这两种具备最终的完美：一个有着看不见的欢快声音，另一个具有无声的视觉完美。夜莺，如果你真地看到它，会发现它是一种其貌不扬的灰棕色鸟儿，但跳动起来十分轻盈，具有十足内在的活力。而孔雀一旦要让你听到其叫声，那声音是不堪入耳的，但还是给你以深刻的印象：那是恐怖的丛林中多么可怕的呼叫啊。在锡兰，你可以看到孔雀在高高的树上嚎叫，然后飘飘然飞过猴子身边，飞入喧闹、黑暗的茂密森林中去。

或许是这个原因——它们以天使或魔鬼的敏锐表明自己的真实自我，因此夜莺令人感到忧伤而孔雀常常令人愤慨。这种忧伤中有一半是妒嫉。这些鸟儿们天性活泼，生性主动，出自丰饶坦荡的上帝之手，永远是清新完美的。夜莺发出的是完美的清雅之音。孔雀则自信地舒展开它全部的棕色和紫色翎斑。

这种完美的造物之声，这种体现鸟儿完美的绿色光芒的闪烁，当它们冲击人们的眼睛和耳朵时，令人产生愤懑或

忧伤。

耳朵没有眼睛那么狡诈。你可以对某个人说：“我太喜欢你了，你今天早晨看上去太美了。”她会完全相信你，尽管你的声音中带着致命的仇视。耳朵实在太愚蠢，它会接受任何空头支票。不过，让一线致命的仇视目光进入你的眼中或掠过你的脸庞，它会立刻被觉察出来。眼睛是狡猾而疾速的。

因此，我们马上就看穿了，孔雀在炫耀其雄性的自我。于是我们十分嘲弄地说：“美丽的羽毛造就了美丽的鸟儿！”可当我们倾听夜莺时，我们不懂自己听到了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感到忧愁，哀凉。于是我们说是夜莺在忧伤。

夜莺，让我们重申，是世界上最不忧伤的东西，甚至比那一身光彩的孔雀还不忧伤。他没什么可忧伤的。他感到生活很是完美无缺。这不是自满。他不过是感到生活完美并为此发出鸣啭——他叫唤，喳喳，咯咯，鸣啭，发出悠长的、貌似哀鸣的叫声，发布告白，显得洋洋自得。但他从来也不省思。这叫声纯粹是一种音乐，令你无法为之填词。但是，这歌声激起我们的感情，对此是有字词描摹的。不，甚至那都不是真的。没有字词可以描摹一个人倾听夜莺时的真正感受。如果有，也是比字词更加纯洁的东西，字词都被玷污了。不过，我们可以说，它是某种因着生命的完美而产生的欢乐感觉。

这并非嫉妒你的幸运，
而是你的幸福叫我过于幸福——
你是轻盈的树精，

在绿桦绿荫的美妙婆娑中
引吭高歌赞美夏日。

可怜的济慈，他却原来是在夜莺的幸福中“过于幸福”，
而非自己自身感到幸福。所以，他意欲畅饮诗的灵泉，然后
随夜莺消隐于晦暗的森林中去。

消隐到远方，溶化，忘却
你在树叶间从未知晓的东西，
忘却疲惫，狂热和烦恼……

这是一首多么哀凉而美丽的男人的诗歌。可下一行却让我
顿觉有点荒唐了。

男人们坐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呻吟；
瘫痪的老人抖落几根仅存的悲伤白发……

这是济慈，决不是夜莺。但是这个忧伤的男人仍然试图
逃脱，走进夜莺的世界中。酒不能帮他逃走。可他就是要走。

离去！离去！我要向你飞去，
不乘酒神和豹子驾驶的仙车，
而是乘着诗神的隐形翅膀……

但他没有成功。诗神无形的翅膀只是将他带进了灌木

丛，而不是夜莺的世界。他仍然身处那个世界之外。

我在黑暗中聆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安闲的死神……

夜莺从来不曾使任何男人爱上安闲的死神，除非将他置于对比之中，才会这样。这就是鸟儿自身那积极纯粹的自我活力的火焰与充满渴望忘我的不安的火星儿的对比。对身外之物充满永久的渴望，此人正是济慈：

在夜半毫无痛苦地死去，

而你却在如此的狂喜中

倾诉衷肠！

你依旧要歌唱，我的耳朵形同虚设，——

它变成了泥巴，听不到你的安魂曲。

夜莺如果知道诗人如何回答它的歌声，它会多么惊讶啊。它会惊讶地从树枝上跌落。

这是因为，一旦你回和夜莺的歌声，它会叫唱得更高亢些。假设有那么几只夜莺在附近的灌木丛中高歌（它们常这样做），这声音蓝白色的火花会耀眼地直冲云天。假设你这个俗体凡胎碰巧坐在沙岸上同你心爱的情人激烈争吵着，这时那领衔主唱的夜莺会情绪高涨地引吭高歌，像卡卢索（Caruso）^① 在第三幕中那样爆发出辉煌狂放的高音来，盖住

^① Erico Caruso (1873 ~ 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你的声音，直到你不知不觉中说着说着提高了嗓门吵起来。

事实上，卡卢索在某些方面特别像夜莺——他的歌声如同鸟鸣，充满了爆发性的神奇能量，完全溶入了自我和我的华丽。

你并非为死而生，不朽的鸟儿！

饥馑的年代决不能把你践踏。

在托斯卡尼无论如何是不会的。这里遍地响彻莺歌。而杜鹃似乎显得拒人千里，声音也低沉，边飞边发出低沉且有点神秘的叫声。或许杜鹃在英国真的不是这样。

我今夜听到的声音

古代的君王和庄稼人也曾听到过：

或许是这同一首歌

打动过露丝的心扉，当她

含泪站在异乡的麦田中怀念故乡。

为何“含泪”？总是泪水涟涟。我不知道，皇帝中的狄奥克利申（Diocletian）^① 和乡人中的伊索，当他们听到夜莺的叫声时是否曾潸然泪下？露丝呢？至于我自己，我极其怀疑年轻的妇人会唆使夜莺歌唱，就像薄迦丘故事中的女子手中握着鸟儿入睡一样令人起疑，“你的女儿太喜欢夜莺了，连睡觉手里都握着那鸟儿！”

^① 罗马皇帝（284～305）。